



凡尘晓遇  
专栏

# 与古人一起吃个饭

□李 晓

这些年来,与我一起吃吃喝喝的人,川流不息中,这些人又渐渐走散走远,有时深夜里睡不着,想给一个人打个电话,却又找不到一个确定的人。所以对一些饭局上的人,心生厌倦。

我常常想象去出席一些古人的宴席,王羲之、李白、苏东坡、黄庭坚、范成大……都是一些历史上的牛人。这些宴席中也还有一些县令、黎民百姓、引车卖浆者之流。我和他们大碗喝酒,歌舞伴击,击鼓传花、曲水流觞、席间投壶、吟诗作赋,好不快活,每个毛孔都在暖风中打开。

这些情景,当然都是在梦中进行。我在梦中出席古人的宴席,次数多了,就对今日一些饭局心生厌倦。有一天,城里的老左给我打来电话,邀我出席一个饭局,说饭局上有车模、歌手、作家、房地产商。我气了,对老左这个饭局活跃分子声称绝交。后来,我去买了卤肉和酒,在山林独饮起来。喝到酣处,山花怒放中,李白他们也来了,长衫飘飘,仙风道骨,李白边喝酒边吟诗:“两人对酌山花开,一杯一杯复一杯。我醉欲眠卿且去,明朝有意抱琴来。”想起同李白这样的人喝酒,出席各地宴席,再联想起老左吃了一顿大肉后,用牙签猛掏牙齿,实在是恶俗至极。还有老程,这样一个豪爽的人,有一回还把我的嘴巴掰开,我以为他要给我拔牙呢,结果是强行给我灌酒。我伤心透了,这些人绝交了几次又无奈中复交,挺纠结的。

金钱如泥沙,千金散尽还复来,古人把钱真当成身外之物了。在古人宴会上,他们很少谈钱,他们谈的是风月、离骚、友情、驿站、战马、塞外大雪、秦时月汉时霜……而今一些饭局,各怀心事,利益搅局,表里不一,言不由衷,其间谈论的大多是合同、房价、股票、出售、租金、名车,人世纷繁。饭局后,是权力和利益出租交换。这样的饭局出席多了,会让一个人肠胃和神经一同紊乱,现实和梦想一同影影绰绰。所以我得出一个结论,而今的大多数饭局,是螳螂捕蝉。

你就说和古人喝酒吧,有时就两个人,就成一个饭局,不像而今呼朋引伴,鱼贯而来,流水的宴席,常常找不

到自己在哪儿了。两个人怎么喝酒呢,就在一棵树下,不一定要那么掏心掏肺勾肩搭背的样子。喝了一杯酒,一个人坐到树下弹琴,一个人就在旁边安静地听,琴声如水。不像我同周大毛,两个人喝酒时,哈欠连天。拿起电话想诉说一下衷肠,却又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人了。古人搞曲水流觞,喝酒的人,坐于潺潺流水两旁,酒杯放在船形载体上,随水漂流,漂到谁的面前,谁就取杯饮酒,有文化的,有诗情的,赋诗一首。知道王羲之的《兰亭集》吗?就是这样来的,一不留神就成了千古经典。推开一扇一扇故国的沉沉大门,在门轴缓缓转动的呀呀声中,我还望见了唐朝江山中隐隐浮现的老码头,那些江边抱拳作揖的文人们,他们送别刚刚喝完一场酒的友人,从此云海茫茫。宋朝的天色,俨如现代人歌中所唱,泛出青花瓷般的幽幽蓝光,在河流中央,有一叶小舟漂流,岸上一人抬手挥别友人,那人不就是宋人方岳吗?“花明晴岸阔,帆转暮江肥。橹竿两燕子,也带笑声飞”,他刚刚送别的友人叫薛丞。江边码头,这是古代文人们在诗词中常常出现的送别场地,这些地方哪怕经历了万古长夜,却依然散发着厚重感情的余温,也由此成为情感追忆的历史现场。

在我迈入中年岁月后,如果相约古代的文人与我喝上一场酒,我依然可以开出一个长长的名单,他们从缥缈云端纷纷而下,与我把酒言欢倾衷衷肠,他们的面相犹如重逢故人的生动逼真。比如宋朝的苏东坡,在喝酒的性情上,简直与李白一脉相传。看看苏东坡在一轮宋朝的明月下喝酒:“明月几时有?把酒问青天。不知天上宫阙,今夕是何年……”后来他真是喝大了,在醉意阑珊中起来翩翩起舞,还忍不住发问:这摇晃月色下,我的肉身是在人间,还是在天上宫阙里遨游?再追溯到三国时代,看一代枭雄曹操与刘备的那次喝酒,那是一次煮酒论英雄的酒局。起初刘备还战战兢兢,但在豪爽曹操的劝酒中,刘备也放开了,曹操酒后说出了那句震惊历史天幕的话:“今天下英雄,惟使君与操耳!”曹操还有劝酒的诗,就是那豪气冲云霄的《短歌行》:“对酒当歌,人生几何……何以解忧,唯有杜康……”这样一场对饮,何其痛快淋漓!

我真想回到古代的宴席中去,哪怕我衣衫褴褛,醉意昏沉,旁边友人已为我准备好了一头温驯的驴。我骑驴慢悠悠回家,在家门口我柔声唤道:“娘子,我回来了。”

(作者系重庆市万州区五桥街道干部)

# 大院纳凉下湖洗澡

□赵 式

孩提时代,我家在长江南岸黄桷埡正街靠山一侧坡上的一座大院。大院内住的是教师人家。和现在比起来,那时各家的居住面积窄巴,也没什么降温设备,晚饭回家家在大院坝子纳凉,空闲时娃娃们下湖洗澡,这就是当时度夏的两件宝。

傍晚时分,大院的人们陆续吃完晚饭收拾好后,都会到大院坝子乘凉。有直接在地面铺凉板的,有端来竹躺椅的,有摆放或高或矮小木凳的。某家的老妈点燃一条用锯木面加六六六粉制作的长纸蚊香,用来驱赶蚊子。由谁家点蚊香没人作具体安排,都是凭自觉行动。待人来得差不多时,天刚擦黑,纳凉聚会就正式开始了。

教师们的嘴上功夫个个霸道,话儿滔滔不绝,嘴巴久说不燥,越说越来劲头,上下五千年中外事,语数理化体各学科,都会涉猎。

我是一个忠实的听众,大人们聊的好些内容却听不懂,但我那教文史的老爸聊的逸闻趣事,却记忆犹新。

老爸说:相传李白有次到金陵(即今南京),在文德桥旁边的一座酒楼打尖住店。这天碰巧是冬月十五。是日晚上,他独自坐在酒楼上一边喝酒赏月,一边吟诗作赋。到了半夜,李太白趁着酒兴下楼往文德桥走走。他刚走上桥,一低头,吓了一跳,哎呀,月亮掉在水里了!夜风吹拂,河水微动,洁白的月亮上添上了几条黑纹。喝得麻哈哈的李太白,只当是河水弄脏了月亮。他靴子也顾不得脱,张开双手就跳下桥去捞月亮。谁知跳下去,月亮没捞着,却把水里的月亮震破,顿时分成了碎片……后人在文德桥旁边修了座“得月台”,据说那里就是当年大诗人李太白下河捞月之处……

月亮快到中天啦,娃娃们眯眼打盹,有的甚或响起鼾声,老妈们叫道:“收场啦,明天还有正事要做耶。”当教师的老爸们,才恋恋不舍地起身,各自收拾物什,互道晚安,打道回府就寝。

涂山湖在四女中(现二外)旁,以前是个小堰塘,上世纪50年代由当地政府组织劳动力开挖,建成了涂山湖。

山上的人到江河去游泳不现实,涂山湖成了黄桷埡的学生娃过暑假的天堂。

几乎每天下午,小伙伴们都穿着自己用木板制作的板板拖鞋,拎着游泳裤,结队到涂山湖去游泳,多则十几二十人,少则五六人。踩着板板拖鞋走街串巷,就像现在的女人穿高跟鞋溜达那样,“哒哒哒”直响,引起不少路人驻足凝视。

我三哥的游泳技术不错,我们几兄弟都是他教会的。来游泳的人很多,但其中的南郭先生不少,认识他的套近乎,不认识他的说好话。他是个热心人,收徒教学成了家常便饭。

我三哥的跳水技术也不错,最喜欢跳他称之为的燕式。站在大堤下的一块大石头上,鼓足劲身体跃起跳出去,头刚入水时,笔直的双腿立马左右分开,就像燕子的剪刀形尾巴一样。由于颇具观赏性,堤坝上看热闹的人很多,按现在的话说,成了一条亮丽的风景线。说来惭愧,我和不少人只会跳冰棍儿,就是直起身子,用一只手捏住鼻子,直挺挺地立身跳下去。一点形象都没有。

在游泳中,我们常常到湖西岸边搞副业。湖西岸边原来是田,水不深,只能淹到小腿。如天晴半个月以上,就变成杈丫丫分布着的小水沟,成了湿地。涂山湖当时的管理制度规定,不能捕、钓、炸鱼。摸小鱼小虾和捉黄鳝螃蟹却没有明令禁止。我们搞副业的成绩不错,偶尔运气好还可以逮到水鸟。有次我从堤边游过去,快到西岸时,突然感到有什么东西直往胯下钻,我壮胆伸手一抓,抬起一看,嘿!是条尺多长的白鲢,估摸有两斤哟,我碰巧抓住了它的尾部最窄处,抓得牢靠,这白鲢只好束手就擒。我高兴地踩着水,举起白鲢大声叫起来。不巧被正在巡逻的守湖人发现了。他匆匆从大堤赶往西岸。三哥急中生智,顺手拈起一根飘在湖水中的短细竹子,穿过白鲢的腮和嘴,插在浅水底的泥里。守湖人过来后叫在此处水里的大小娃娃上岸,盘问一番后,东瞧西瞅很久,没有发现犯禁者。守湖人嘟囔着走后,我用游泳裤包着白鲢,偷偷带回家,做成红烧鱼给老爸下酒。

(作者系重庆市杂文学会理事)



能懂的诗

## 偏头痛(外二首)

□泥文

我知道我在完成一次偏头痛的过程。与你相遇,不是三杯两盏就能画上句号。你知道云朵缠绵天空,缺水的泥土张开嘴,总有不停歇的渴望和举止。其实,我是想在黑灯瞎火里往深处说,奈何它就是患了偏头痛的疾。想你一下,我就倾斜一下,就疼一下。如鸡啄似的疼,缠着我,不为你所知。这是我一个人的事情?你在你的南山炼翅,吐纳,养一朵花在你的容颜里。看我在北岸养一只鸡的啄在右脑里,你闪现一下,它就兴奋一下,兴奋一下就啄我一下。沿途一直用着逗号,或者顿号。

## 依恋

不愿意醒来,躺在思念的怀里。你是温情的发电厂,不在乎365天的天气情况。你有一座用之不尽的甜蜜的矿藏,为我而发掘,在手手相牵的路上。我是一只慵懒的贝壳,躺在相思的床上,已站不起来。我不想站起来。我多像那就要衰败的草,依附在你活力正旺的土壤,不肯老去。不肯向岁月承认自己的可能,不肯向自然的节律妥协。这是一种病。在恋曲铺展的路途,你我是自己最美的风景。吹着春天的风,扬起夏天的激情。看山水自流,看云走鸟稀,看依恋在依恋里沉醉:一个回水的江湾。

## 致

嗯,我左手的酒杯与右手的酒杯相碰说声干杯。左手与右手,同时高兴同时醉。左手的酒杯代表我,右手的酒杯代表你,小小这个过程没有征得你的同意。我是悄悄向春天说了的。我是借这个春天展露开花冒叶的头角,用酒的温度拥有一个过程。路迢迢不是远的亲近。来,我的蜜,左手与右手,再碰碰杯碰一个来年又来年的蜜。把它留在怀里。坐在春阳的躺椅里,摇摇摇摇你看我,坐在春月荡起的风里数那晃晃晃的星星,竹叶的沙沙声你如好呀,我就好。(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重庆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)

